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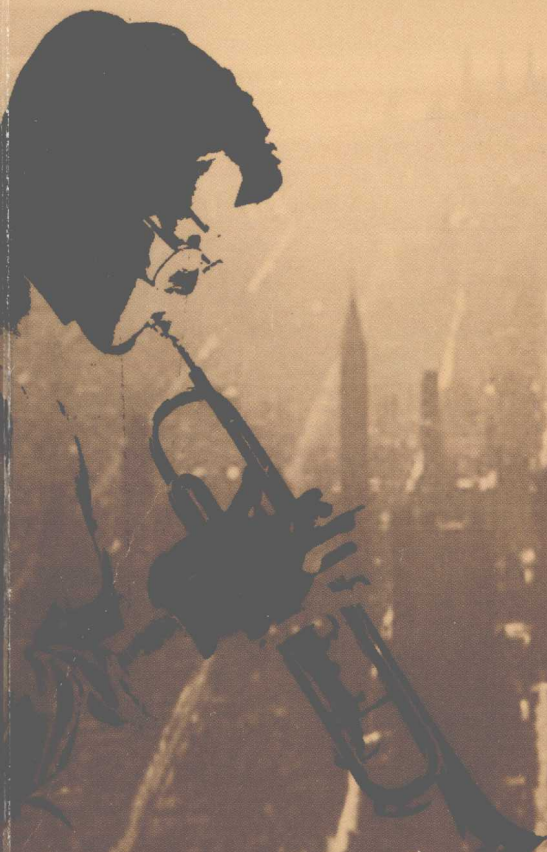


FITZGERALD
菲茨杰拉德小说集

TALES OF THE JAZZ AGE

爵士乐时代的故事

[美] 菲茨杰拉德◎著 徐天池◎译



华夏出版社



TALES OF THE JAZZ AGE

爵士乐时代的故事

[美] 菲茨杰拉德◎著 徐天池◎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爵士乐时代的故事/(美)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F.S.)著;
徐天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9

(菲茨杰拉德小说集)

ISBN 978-7-5080-5296-0

I.爵… II.①菲…②徐…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2168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爵士乐时代的故事

著 者:菲茨杰拉德

译 者:徐天池

责任编辑:淡 霞

美术编辑:魏晓舸

装帧设计:尚书堂

出 版: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总 经 销: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12.125

字 数:205千字

版 次:2009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80-5296-0

定 价:24.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总序：在人生的盛宴中浮沉

范 锐

文学的历史和生活的历史一样，充满着埋没、堕落与忧伤。作为这个地球上最年轻的文明之一，美国在和其国家历史同样短暂的文学历史中，天才般地制造出了丝毫不亚于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所制造出来的血泪。有多少传道者像托马斯·潘恩一样在帮助这个民族获得独立之后被同一个民族抛弃？有多少诗人像欧德伽·爱伦·坡一样靠出卖恐怖故事度完潦倒的一生后暴死街头？有多少思想者像亨利·大卫·梭罗一样在短暂的生命中只能用贫困和孤寂陪伴沉思冥想？有多少天才像赫尔曼·麦尔威尔一样在写出真正的杰作之后被无知的公众遗忘？在所有这些悲剧主人公中，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以他短暂的一生（正好和他祖国的短暂历史形成对应）奏出了与不朽的约

翰·克里斯朵夫在其漫长的一生中所奏出的同样辉煌而悲怆的乐章：一章叫“美国梦想”，另一章叫“美国悲剧”。

弗朗西斯·司各特·凯伊·菲茨杰拉德，1896年9月24日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他的爱尔兰移民祖父靠经营水果生意发了财，但留下的财富只够供司各特度过较为富足的幼年时代；菲茨杰拉德那位长相英俊的父亲，也许是受他们家族祖上那位创作了著名的《星条旗》（美国国歌）歌词的远亲弗朗西斯·司各特·凯伊（这就是菲茨杰拉德那一长串名字的来历）的影响，称得上是个文学爱好者，常对儿子朗诵拜伦勋爵和爱伦·坡的诗句，但显然他对儿子更大的影响在于即使生意失败（事实上这次失败在菲茨杰拉德十二岁时降临）也要保持着阔绰派头的习惯。这种来自遗传的虚荣心随着菲茨杰拉德的成长而与日俱增，在不满自己祖辈寒酸的爱尔兰背景和不够有钱的家境的同时，他对真正的富人的生活充满向往。“我告诉你一句话：有钱人和你我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比我们好。”菲茨杰拉德后来在《有钱的年轻人》中写到的这句话成了那个享乐与欲望的时代的名言，也表现出了他本人对“有钱人”充满矛盾的态度。联系菲茨杰拉德起伏的一生来看，这句话其实无比沉痛。

菲茨杰拉德的家族最终还是有能力把他送到了对他充满诱惑的富裕的东部，并让他进入了富家子弟云集的普林斯顿大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那里所受的野心和嫉妒的煎熬，但这个美国版的于连·索黑尔和他的法国前辈一样具有俊

秀的外表和出人头地的坚定信念，凭着这两点他忙于在各种社交场合出风头，并因此基本荒废了自己的学业。他的努力在学校的收获并不大，其间还经历了一次与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的失败恋爱——据说菲茨杰拉德一生都保存着这个抛弃了他的女人写给他的信。这一切并没有打消这个年轻人的雄心，他未及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当了军，穿着漂亮的军装在他所经过的每一个驻地忙于和当地的“Top Girl”——“头面女孩”们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美国人并未真正感受到战争，战争带给他们的最大影响可能就是穿军装的人到处受欢迎。那个风流俊俏的青年军人显然利用了这一点，而这种行为既表明了菲茨杰拉德一如既往的追求，也不难让我们联想到那些让他品尝了失败滋味的普林斯顿的富家女孩对他的心理产生的微妙影响。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穿军装的盖茨比就是在驻地和富家女黛西产生爱情的。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看上去各说各话但实质上殊途同归的描述：一种是“迷惘的一代”，一种是“爵士乐时代”。前一种说法从欧内斯特·海明威那里得到灵感，后一种说法则在菲茨杰拉德笔下得到完美体现。因此，这两个人都是以文为史的伟大诗人——一个小说家能得到的最高褒奖莫过于“诗人”的称号；而对一个诗人来说，再没有比能描绘出一个时代更荣耀的事了。在成为“爵士乐时代的歌手”之前，菲茨杰拉德先和成百万的脱下军装的

人、走出校园的人和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一起，成了这个时代的挣扎者。也许普林斯顿的经历使他明白自己除了容貌之外，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写作上的才能——他十三岁就发表过作品，还没有离开普林斯顿时就写完了《人间天堂》的头一稿，只是在后来投稿时被编辑以二比一的票数否决了。菲茨杰拉德曾对他的普林斯顿同学，后来的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说：“我要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你呢？”但现在他只能靠白天当广告公司抄写员、晚上创作短篇小说来维系自己的梦想。1919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林中宝贝》为他带来了三十美元的进项，他毫不犹豫地用之于穿着打扮。正如住在巴黎一间小阁楼里靠干面包和成功的梦想度日时的巴尔扎克一样，有时候菲茨杰拉德的梦想看上去似乎遥不可及。当他向姗尔达·塞瑞——这是他结识的“Top Girl”中他最终认为可以成为他妻子的那位，阿拉巴马最高法院法官的女儿——求婚时，后者一听他发表一部短篇小说只能挣三十美元便很干脆地拒绝了他。又遭震撼的菲茨杰拉德孤注一掷地辞去工作，专心修改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他不用坚持多久就成了挣扎者中的幸运儿：《人间天堂》在1920年出版，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然后是1922年的《爵士乐时代的故事》和《美丽与诅咒》，然后是1925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似乎复制了他的前辈杰克·伦敦及其笔下的马丁·伊登式的成功，这种成功常常戴着“美国梦想”的华冠，

但往往宿命般地走向悲剧的结局。菲茨杰拉德显然只注意到了前者，作为梦想成真的标志，他志得意满地在1920年给娜尔达·塞瑞戴上了戒指。多年以后，菲茨杰拉德这样对他的女儿说：“最终我还是决定和你母亲结婚，虽然我知道她已经被惯坏了，而且会害了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只会谈论大英帝国的强盛，而在美国参战并迅速决定了战局之后，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无可非议地获得了世界头号强国这个它早在前一个世纪其实就应该获得的荣誉。美国人尽情享受战后天威遽升、民财日盛的黄金时代，纽约城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夜店里的爵士乐响彻城市上空，成了那个时代的美国留给后来的怀旧者们最难忘的旋律。菲茨杰拉德也无可非议地成了这个时代的歌手，浅吟低唱中道尽了一代人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而悲剧就从这里开始：他不像威廉·莎士比亚那样置身事外话沧桑，只求戏如人生；而像莎士比亚的先驱者罗伯特·格林一样不辞游戏声色间，只能落得人生如戏。终于成了“阔人”的菲茨杰拉德和妻子在上流社会的酒会、舞场、豪华旅馆和海上游艇中流连忘返，时而纽约、时而巴黎。有人评价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不知何时散席的鸡尾酒宴”。菲茨杰拉德本人则说得更为直接：“除了参加一千个晚会，无所事事。”当他在巴黎见到作家乔伊斯时，后者对人说：“那个年轻人一定是疯了——我恐怕他会伤着自己的。”事实上，伤他伤得更厉害的恐怕是他的妻子，至少欧内斯特·海明威这么认为。他和菲茨杰拉德

在巴黎认识，同时和他们交往的还有乔特鲁德·斯坦因及多思·帕索斯等人，这就是有人把菲茨杰拉德归入“迷惘的一代”的原因。事实上，这位“爵士乐时代的歌手”所发出的也确实是充满迷惘的声音——在《人间天堂》的最后，阿莫瑞将双臂伸向明净的天空喊道：“我了解我自己，仅此而已。”而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这样凭吊主人公：“他千里迢迢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让他觉得近在咫尺，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落到他身后了，落在了这个城市那一望无垠的昏暗之中，在这座城市里，共和国那漆黑的田野在黑夜中向前伸展开来。”

海明威结识菲茨杰拉德时尚未成名，菲茨杰拉德对他多有提携，后来两人的名声此消彼长，菲茨杰拉德便不再与他来往。但海明威关于姗尔达应该对菲茨杰拉德的悲剧负责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姗尔达·塞瑞，漂亮而放纵的富家女，据说十七岁时就以善饮而闻名乡里，曾为庆祝《人间天堂》的成功而在饭桌上当众起舞。对菲茨杰拉德来说，婚前的她就像但丁·阿里盖里的贝阿特里丝，因为她可以引着他去到他心目中的天堂；而婚后的她则像大卫·贝克汉姆的维多利亚，因为她是他的事业和生活的重要支配者。在菲茨杰拉德的许多作品的女主人公身上都能看到她的影子，盖茨比的一句名言是对她和她的同类最精辟的描述：“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这对由提供梦想和实现梦想结合起来的夫妻，在挥霍无度的生活中以比积累财富更快的速度积累着债务。菲茨杰拉德为了维持这种

挥霍，又在一些粗糙的作品中挥霍自己的才华。而与此同时，
 姗尔达则更在意自己的才华：她也可以说是位作家，而且总想
 证明她本人不比自己的丈夫差——这可能就是她后来精神失常
 的原因之一——她甚至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而在一部长篇小说
 中攻击自己的丈夫。从1926年起，姗尔达时好时坏的病情把
 菲茨杰拉德折磨得痛苦不堪，他大量酗酒，患了严重的肺结核
 病，曾两次自杀未遂。正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辉煌的
 顶点之后菲茨杰拉德不可遏止地开始走下坡路（事实上，这部
 了不起的作品已经没能带给他想象中的丰厚收入），美国也从
 “爵士乐时代”的辉煌走到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菲茨杰拉德的
 痛苦成就了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之后唯一的杰作《夜色
 温柔》，但这个1934年出版的动人的故事丝毫无助于他改善经
 济上的困境。1937年，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靠写电影脚本支付
 姗尔达的治疗费和女儿的昂贵学费，同时和一个专栏女作家同
 居。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我在这里进行着一个曾经大有作
 为的人的最后挣扎。”往日的繁华早已散尽，即使写脚本这种
 不需要才华的工作他也无法胜任了。事实上，在动笔的几个脚
 本中他只真正完成了一个，就因为酗酒而被解雇了。当时一
 位年轻作家在得知自己要和非茨杰拉德合作的时候诧异地说：
 “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这话只说早了两三年。1940年12月
 21日，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发作死在好莱坞女友的家中，留下
 了尚未完成的《最后的大亨》的手稿。八年后，姗尔达·塞瑞
 死于一场医院火灾。

美国从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没有文学到成为在文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只用了一百年，这大约是因为美国在一百年中比其他国家在几千年中走得更远：人类的天真与蛮横、光荣与梦想在这个新生民族那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再也没有出现西奥多·德莱赛、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交相辉映的那种黄金时代。而即使在这个集体中，菲茨杰拉德也是奏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忧郁的布鲁斯的那位。正如菲茨杰拉德少年即识的拜伦勋爵用自己的生命写出了最浪漫的诗篇，菲茨杰拉德的一生沉浮也演出了不亚于他任何一部杰作的故事；从那时到现在以至将来，这故事还会被多少颗心灵重复！T. S. 艾略特在不朽的《荒原》中这样吟道：“啊，你转着舵轮朝着风的方向看，回顾一下弗莱巴斯吧，他曾经和你一样漂亮而高大。”

海明威在身后才发表的《漂移的盛宴》中回忆了他和菲茨杰拉德及其他朋友早年的流金岁月，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硬汉海明威在人之将死时也有柔情一现。如果我们现在要回顾那逝去的时光，更为适合的是菲茨杰拉德的充满落寞的《重返巴比伦》中的一句话：“唉，盛大的宴会已经散啦。”

内容说明

吉利豆

这是一篇南方小说。故事发生在佐治亚州的小镇塔利顿。我很喜欢塔利顿，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要我一写有关它的小说，我就会收到许多来自南方各地指责我的信件。发表在《大都会》上的《吉利豆》也未能逃脱这种命运。

这篇小说是我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不久的一种很奇怪的情况下写的。它也是我的第一篇有合作者参与的小说，因为我自己驾驭这个题材有很大的困难，于是只好向我太太求助。她是南方人，熟知南方人的行事方法和常用的词语。

骆驼的后半部

在我创作的所有小说中，这是我所费工夫最少，也是趣味性最强的一篇。它是我在新奥尔良的时候写成的，写作的目的很明确：为了购买一只价值六百美元的白金钻石手表。我早晨七点钟开始动笔，夜里两点钟完成。这篇小说于1920年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后来又在同一年收入了《欧·亨利纪念集》中。在这本小说集中，这一篇是我最不喜欢的。

这篇小说中关于骆驼的部分是真实的，这也是让我感到故事有趣的原因。事实上，我曾和其中所涉及的那位先生有约，在我们应邀将去参加的下一化装舞会中，由我来扮演骆驼的后半部——这也算是我将他的经历公之于众的一点补偿吧。

五一节

这一部有点不愉快的中篇小说发表在1920年7月的《时髦人士》上。小说描述了发生在前一年春季的一系列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中的每一件都让我印象深刻。在真实生活中，除了进入爵士乐时代的普遍的歇斯底里气氛之外，它们互相并不关联。但在我的小说中，我试图把它们编织到同一个图案中。也许我的努力不是很成功，但我希望它至少可以把纽约的那几个月在当时的一个年轻人身上所造成的影响表达出来。

蓝浴缸与粉红色

“你还给别的杂志写稿吗？”年轻女士问道。

“噢，当然。”我说，“例如，我在《时髦人士》上面就发表了一些小说……”

年轻女士打了一个寒战。

“《时髦人士》！”她叫道，“你怎么能在那上面发表作品呢？他们登载的都是《蓝色浴缸里的女孩》之类的愚蠢无聊的东西！”

我欣喜若狂地告诉她，她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几个月以前我发表在那上面的《蓝浴缸与粉红色》。

大钻石

下面的几篇小说都是用我可以称之为是我的“第二方式”写的。发表在去年夏天的《时髦人士》上的《大钻石》完全是我自娱自乐的消遣之作。我对那种渴求奢侈生活的气氛很熟悉，这篇小说就是用想象的食粮来满足人们的这种渴求的。

有一位知名的批评家说他喜欢这篇小说甚于我所写的其他所有的作品，但对我而言，我更喜欢《岸上的海盗》。用稍作篡改了的林肯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东西，它很可能就是你将会喜欢的那种东西。

本杰明·巴顿的一生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生的最好部分在开头，而最糟的部分在结尾，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这篇小说便是在受到了这句话的启发后写出来的。我把他的想法在一个完全正常的世界里仅仅用在一个人的身上进行了实验，但也许我做得并不好。写完这篇小说几个星期以后，我发现塞缪尔·巴特勒的《笔记本》里的情节和我这篇的情节几乎完全相同。

这篇小说发表在去年夏天的《矿工》杂志上，不久后我收到了下面这封一位辛辛那提的读者写来的令人惊讶不已的匿名信：

先生——

我读了刊登在《矿工》杂志上的《本杰明·巴顿的一生》，我想对你说的是，作为一名短篇小说作家，你是一个十足的疯子。这辈子我看到过许多大人物，但在我看到过的所有的大人物中，你是最大的人物。虽然我极不情愿在你身上浪费信纸，但我还是要浪费这张信纸来给你写这封信。

齐普赛街的塔昆

这篇小说写于大约六年前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时候，经过相当大的修改之后，发表在1921年的《时髦人士》上。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当诗人——因此，在这篇小说中你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到我对诗歌的喜爱和对散文体裁本身的明显的恐惧。但我特别喜爱这篇小说，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时代，而不是因为它有什么价值。

噢，褐色女巫！

这个短篇是我在刚刚完成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之后写的。当时的自然反应就是很想写一个所有的人物都不必当真的短篇小说。但由于过于沉溺在这种感觉之中，恐怕在写这个短篇的时候我没有一个应有的周密的计划。几经考虑之后，我还是决定让它保持原样，虽然读者可能会对作品中的时间因素感到迷惑不解。我最好这样说，虽然时间消磨了梅林·格林格，但我本人总是想着现在。这篇小说刊登在《大都会》上。

幸福的庇护所

关于这一篇，我想说的是，它是我在一种难以抵御的冲动下写出来的。可能有人会指责说它纯粹是一篇多愁善感之作，

但是我却认为它远远不只如此。如果说它缺少真诚，或者甚至说它缺少悲剧气氛，那么问题不是出在小说的主题上，而是由于我没有把这个主题驾驭好。

这个短篇发表在《芝加哥论坛》上。它后来受到了一位选集编辑者的大加赞扬。今天在我们的周围聚集着许多作品选集的编辑者，我所指的那一位扮演的是复仇女神的角色，他以极大的热情专门从事情节剧的编纂。这些情节剧都在早期的亨利·詹姆斯方式的掩盖下来旁敲侧击后来产生的黑暗微妙的复杂矛盾。按照这种做法，“很稀奇的是，在肖·麦柯菲那里一点也听不到让人难以置信的马丁·苏洛的态度。这是插入的话，对至少三位观察者——此处不便说出他们的名字——来说，似乎不可能”云云，直到可怜的小说的老鼠终于被赶出来到大庭广众面前，于是情节剧就闪亮登场了。

伊季先生

这是我在纽约的旅馆里为杂志写的唯一一部作品，是在尼克博克旅馆的房间里写的。这篇小说写出后不久，这家值得纪念的旅馆便永久性地关门了。

6. 在适当的“哀悼期”过完以后，这部独幕剧的剧本发表在《时髦人士》上。